

看見圖畫書的幸福滋味：美國繪本編輯 Porter 與作家 Bagley

圖畫書評部落客 | 賴嘉綾

二月中，美國重要的童書繪本編輯尼爾波特（Neal Porter）先生來到臺北，他在出版界四十年的經驗，從一位教科書的行銷人員跳轉到童書，輾轉美國和英國出版社，在童書世界裡為自己找到舒適忙碌的角落。他說許多人羨慕他的行程：出版、宣傳、旅行、書展、出版、宣傳、旅行……好像永遠不會停，在世界各個角落穿梭，帶著書和人，不斷的敲醒各地的讀者。很多事我們旁觀者簡單，而且連一點門道都看不見，而這位屢創書市爆點的編輯，說來也是輕描淡寫，總是說他記性不好。

他在臺北美國學校、臺北歐洲學校、書林書店、國家圖書館裡分享他做書的經過，恰逢臺北國際書展，所以他也在書展展場裡尋找他的「孩子們」，觀察臺灣出版品的精緻度，雖然不懂中文，但觀察力犀利細微，有那種用眼睛瞄過的就自動進入資料庫的感覺。因為過去跟著他身邊的秘書也變成大編輯，讓我非常想要多跟幾天，看能否學得其中一點點訣竅。

到目前為止，國內圖畫書／繪本的編輯多半始於文字訓練，由語文相關學歷畢業者，較少主修藝術類別者從事這項工作。資深的編輯也都是以邊做邊學的方式養成，國外也是如此；但有心從事圖畫書／繪本編輯者除了對文字的敏銳以外，還需要更多美學的修養。最尊重專業的方式就是有專業美編配合，但因為多年以來，文編美編各說各話，讓國內許多創作者已經自己有完稿和美編的能力了，這是很多外國的編輯很難想像的。以美國為例，有百分之九十的圖畫書版權頁上不會有文編美編的名字。而臺灣的版權頁上宛如公司登記，還要把可能都沒看過初稿的出版社負責人也登上去。行銷人員、經銷商、印務通通排排站，不知道為什麼？！

撇開這些制式的規定，編輯到底該負責什麼呢？我們從波特先生那兒得到好多答案：他說有時候他像父親、有時像老師、有時候還像心理諮詢師。在做書的過程中，他看到創作者的特質，一直一直將這些特質抽絲剝繭，鋪陳在書頁裡、翻頁中。譬如說他發掘的每一位創作者都像是他的家人，他也和他們的家人相處，他知道創作者為什麼出現某些情緒卻無法表達在書裡。所以他能夠以最體貼的方式處理這些細節。

與他同行、來臺北美國學校駐校作家的潔西莎·貝格利（Jessixa Bagley）有三本繪本著作，在臺灣皆由道聲出版社翻譯發行，第一本《送給爸爸的小船》是住在海邊的孩子與母親，他們經常檢著海邊的漂流木，為了利用漂流木做小船，他們還會畫設計圖呢，之後才完成一艘艘的小船，再放回大海。每放一次，孩子就充滿希望，因為他的假設是這些船會流向出海還沒有歸來的爸爸，如果船流走沒有被浪沖回來，表示爸爸會收到。但如果船被海浪退回來的話，表示爸爸沒有收到。

孩子和媽媽就這樣，在希望裡做了很多的小船，時間一天天過去，爸爸也還沒回來。直到有一天，他們忘了帶小紙，這樣無法寫給爸爸的訊息，所以孩子回家去拿。他回到家裡翻箱倒櫃，發現了以前的那些漂流木做的小船都被媽媽收在箱子裡。突然懂了，原來爸爸都沒有收到那些船。不過他還是裝作不知道，拿著紙回到海邊，把要給爸爸的小紙條塞進小船裡，請海浪帶走它。母子兩人依舊沿著海岸散步，把船放走後，回家睡覺。

媽媽陪著他入睡後，又悄悄地回到海邊，拾起被海浪沖回來的小船。一如以往，媽媽打開紙條，發現上面寫著「給親愛的媽媽」。這樣轉折的故事，讀過的人少有不掉淚的，看到一個單親媽媽想要為孩子打造一個溫暖的世界，但是懂得真實狀況的孩子竟是如此貼心感人。這故事有如一首田園交響樂詩，在最平和的時候用最響亮的樂音結束。

期待與過度期待的結果往往是殘忍的，我讀到這裡，猜想爸爸也許海難，也許遠洋漁船……但是媽媽和孩子都很勇敢。貝格利小姐就因為這麼會講故事，打動了所有出版社的編輯，拿到出版合約。她在臺北時，透露了這是她的真實故事。她的父母在她小時候離異，所以她經常寫信給父親，但都沒有回訊，直到某一天她懂得了父親是不會再回來了。她將這樣的心情放在書裡，並且把自己改成一個小男孩。後來的她勇敢面對生活，與母親相依為命，幾年後，得知父親過世的消息。

她說了一個創作心得：並不是要將自己的故事老老實實地交代，自己的故事有如一鍋好湯的湯底，要加許多料讓這鍋湯變得更好，不要將所有的真實都放進去，要懂得留下有味道的一部分。儘管她做這本書一來幫自己釋懷失去父親的日子，也感謝母親的恩典，並且顧及現實面，還要讓自己有收入。她的全職工作是編輯，畫畫的時間是晚餐後收拾了餐桌，和先生兩個人一起在桌子的兩頭分別畫畫，每天從八點鐘開始三小時是她的創作時間，儘管她很羨慕專職創作的繪本家，但自己還在起步階段，是沒有這樣的優勢的，只能盡量利用時間。

編輯的過程，她的畫多次被調整，編輯建議扉頁用漂流木，而且找了一座像是地標的山作為背景，讓整系列的圖有個參考座標，翻動的時候有穩穩的感覺。最後在小手的部分，編輯要求將這隻海狸的手不要畫得太像小孩，所以那頁小手又重畫過。編輯再度強調整本圖畫書的故事是從封面開始，即使版權頁、書名頁都是故事的一部份，讓我想到有如印地安人捕獲動物後「全食」的概念，沒有一點點（一頁）被浪費掉。

最大的改變是書名，原來的書名是《漂流》，編輯認為沒有重點，所以改為《送給爸爸的小船》。這是非常技巧的處理，爸爸從來沒有出現，大家都期待送給爸爸，但轉折在最後的衝擊，因為書名的引導，結尾遠遠顛覆預期，造成大反差，也讓更多讀者飆淚。封面的設計也是一大學問，這本《送給爸爸的小船》的封面就被日本拒絕，因為在大海嘯之後，他們避免用大海為書的封面，以免刺激許多好不容易平復心情的讀者。同樣的畫面在不同文化，代表了不同的意義，是創作人的另一項挑戰。

沒想到聽他們說一本書的製作過程有如看一部電影，除了感動一位創作者將艱辛的心路歷程用溫厚的手法藏在圖畫書裡，只能說她將我們經常提的「樂觀進取」深植在生活裡，身體力行。天生樂觀的她另一本書就歡樂到最高點，這場在國家圖書館，由道聲出版社主辦的分享也是《晾衣服的日子》的新書發表會。

有兩兄弟小滴與小答，他們覺得非常無聊，媽媽問說為什麼不看書？小孩們說已經把所有的書都看完了，而且還倒著讀過；媽媽又建議是不是要蓋堡壘？小孩說已經蓋好又轟掉了；那釣魚呢？小孩說釣過了，而且還放回去了。滿手衣服的媽媽問說要不要晾衣服？這引起小孩們的興趣，所以媽媽教他們如何把濕衣服、床單拿出來，用夾子夾在晾衣繩上，不要碰到地面。

小滴和小答覺得晾衣服太容易了，於是，媽媽把衣服留給他們晾，就去市場了。他們果然很勤快的晾衣服，把所有的衣服都晾好了，因為還有夾子，所以把冬天的衣服也拿出來晾；還有繩子，於是家裡千奇百怪的東西通通晾起來；兩兄弟忙得不亦樂乎。我們看到鍋子、掃把、盤子、鏟子、罐子、雨傘、圍裙、胡蘿蔔、腳踏墊……只要沒有釘子釘住的，都被晾上去了。看著滿滿的院子和滿滿的東西，他們兩個不禁佩服起自己了，實在太不簡單了！

這時媽媽回來了，看到現場，驚呼「你們做了什麼好事？」乾脆把他們兩個也晾起來！這本書實在太可愛了。作者貝格利在版權頁上寫著「獻給貝克斯特（她的兒子），他需要晾的衣服最多，也最可愛。」其實看圖畫書創作，還可以看到另一層面，看到如何將忙碌的人生轉化成幽默的作品。她在晾衣繩上畫了將近三百種東西，有耐心的讀者可以數數看。國家圖書館也做了小滴與小答的模樣掛在講臺前，充滿呼應。

經常讚嘆繪本作家到底是如何將想法鋪陳到紙上，而編輯到底加工了那些部分？首先，文字編輯對文字有對象，所以調整閱讀順暢。美術編輯對畫面的細緻度也要求極高，背景就算只是陪襯，也要適度將季節、區域、人物造型一致。波特先生提到他的另一本書《麥基先生請假的那一天》，繪者以一張大象與男士在樹下的圖得到編輯的青睞，所以他們決定以這張圖出發為故事的主軸後，繪者艾琳·史戴以第一張圖的男士為雛形做了一個石膏雕像，後來她就以這個雕像畫出各個角度的麥基先生，這樣讓人物造型一致，免得只憑想像作畫。這是她的第一本書，就得到凱迪克金獎，創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得獎人紀錄。

波特先生曾經創下許多紀錄，他做的書得到幾乎每一項美國圖畫書的獎項：凱迪克獎、蘇斯博士閱讀獎、賽伯資訊類圖畫書獎、柯瑞塔·金恩夫人圖畫書獎，而他本人也得到艾瑞卡爾美術館頒發的指導獎，都是極高的榮譽。當然大家關注的不只是名聲，還有出版社最在意的實質銷售數字，同樣的與名俱增。他透露這些過程不是沒有阻難，他和合夥人也曾經財務困難，所以成為大出版社下的分社，這樣可以專心做好書，讓行銷與財務的部門專業處理其他事物。從做書到賣書，他多次強調團隊合作的力量，而當聽眾問他如何選書出版時，他的回答讓大家都嚇了一跳，「我就是用一個七歲的孩子的心情，做我想要的書。」可以這樣任性做書嗎？可

以！但是一定要加上所有的力量，就如我前面觀察到與詢問到的那些細節。沒有任何一件事是簡單的，尤其是做給孩子們看的書，因為無可避免的，一定有教育意義，如何將教育功能用很細膩的手法呈現，不是用教條式的填充。

尼爾波特先生在其工作領域內，不斷和創作者一起挑戰新的主題、運用專精的繪圖技巧與裝幀工法，在草創時期的《我的兔子朋友》*My Friend Rabbit* 就是本凱迪克金獎得主，當時尚未風行版畫般的技法，兔子的造型簡潔、色彩鮮麗，黑色的邊讓兔子有力道又活潑。他的合夥編輯後來又出版了一位重要編輯的 *Everything I Need to Know I Learned from A Children's Book*。在 911 之後，這本以法國著名走鋼索人的故事為本的 *The Man Who Walked Between the Towers* 懷想這兩座高樓最出名的時候就是尚未完工時，被這位極具挑戰性的表演者悄悄運送鋼索到屋頂，在天剛亮的時候讓城市驚呼。但 911 之後的城市驚呼是這兩高樓的傾毀。與波特先生合作最多書的作家首推 Laura Vaccaro Seeger，幾乎所有的書，波特先生都不惜成本打洞、用色。可以看到的有《綠》*GREEN*，接下來還有《藍》*BLUE*，用一種穩定簡單做給孩子讀的書。這些書都是凱迪克獎的得獎書。

我好奇的追問，得這麼多獎有什麼樣的感受？他很靦腆的微笑，用一種很平常的語氣說，我也不知道，反倒很害怕。一直都是戰戰兢兢的，沒有人可以知道什麼樣的書可以得獎，也沒有人知道什麼樣的書是市場，只是每個人都在盡力嘗試，一次對了，再一次對了，但不會知道下次是什麼樣子。我們知道這是很謙虛的回應，一位已經被公認重要的編輯，他從來不告訴我們什麼是對的，凡事沒有標準答案；每次都以創新的心意，平均一年出版 24 本書，是要如何耗盡心力面對創作，心如孩子、行如長者，陪伴讀者與創作者。

就因為如此，我想這一本《孩子是什麼？》值得讓我們再度拿出來看看。很多問題要研究之前，或是要深入學習之前，如果可以先奠立好的基本態度、方向與觀念，將會事半功倍。圖畫書是先為孩子而做的，顧及孩子對故事的需要，然後因應多種需求，並由創作者的心意而衍生。而回到根本的立足點上，讓我們來想想孩子到底是什麼？這是一本由住在法國、義大利籍的圖畫書作家碧翠絲·阿雷馬娜所做。

孩子是小小的人，一轉眼就長大了。不知不覺，他就改變了。

慢慢地，靜靜地，他的身體變成了，孩子不會永遠是孩子……

孩子都期待長大，當長大之後，他們有一些人很高興，他們會想：「長大真好，自由真好，可以為每件事情做決定真好。」然而，另外有一些人，想的卻剛好相反，他們會想：「長大真辛苦，自由真辛苦，要為每件事情做決定真辛苦。」

孩子有很多種、很多顏色，也有很多樣子。

所有的孩子都是將會改變的小小的人。

他們將不再上學，但會去工作。他們可能會快樂，可能會流大鬍子或山羊鬍，可能會把頭

髮染成綠色。他們也可能會抱怨一些奇怪的事情……

這些有圖畫書讀的孩子，是不是會長成比較有趣的大人呢？他們的觀察力會不會因為早期著重視覺語言發展而較沒有圖畫書的孩子們細膩？而圖畫書中的知識與議題是不是會讓這些閱讀的孩子比較有同理心？獲得除了資訊以外的人文關懷？

根據目前的發展，圖畫書被過度利用，有些甚至退步回到教科書的目的，回到以為有插圖就是圖畫書的時代，甚至利用圖畫書教授教條式的思想，多數跟不上國際發展圖畫書的美學視野，極可能再次壓抑圖畫書的發展，讓閱讀者放棄閱讀。這種目的式的閱讀始於大人，總是期待孩子做某件事就要有某個效用，不知不覺從根本扭曲了閱讀的樂趣，是比較讓人擔憂的事。幸好，一些鼓吹大人讀圖畫書／繪本的活動相繼而起。如果，欣賞繪本就像欣賞文學、音樂、藝術那樣的出發，以雋永、分享、傳承的角度，實為延續開發創作與閱讀的領域。